

抗戰以來國民黨反動派 投降妥協的第一總賬

蘇南新華書店印行

國 民 黨 反 動 派
投 降 妥 協 的 一 筆 總 帳

蘇 南 新 華 書 店 印 行

國民黨反動派投降妥協的一筆總帳

編者 新華書店編輯部

出版 蘇南新華書店

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

定價人民幣 元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版

錫一 八〇〇〇

袁以來國民黨反動派
投降妥協的一筆總帳

01-045. 1949.6 初版

定價人民幣 元

莫以來國民黨反動派
投降妥協的一筆總帳

01-045. 1949.6 初版

定價人民幣 元

目 錄

一、「七七」事變至汪逆發表豔電主和	二
一、抗戰開始時日寇與汪將的外交詞令比較	三
二、南京失守前德大使陶德曼見蔣調停和議	三
三、「七七」至南京失守前後國民黨的投降論調摘要	八
四、南京失守後敵寇誘降與重演「三國遺遼」的故事以制止中日戰爭的建議	十
五、廣州武漢失守前後汪精衛通敵有據最高當局不予處分	十一
六、武漢失守後的「遠東慕尼黑」危險與所謂「恢復七七以前狀態」的主和論者	十二
二、從汪逆投敵到太平洋戰爭爆發	十五
一、汪逆投敵後重慶國民黨禁止擴大反汪與「遠東慕尼黑」危機的發展	十六
二、汪平詔協定以後重慶報紙批評當局姑息養奸	十八
三、反共磨擦聲中國國民黨反動派的「曲線救國」論	十九
四、英日談判簽訂有口克萊琪協定與「遠東慕尼黑」的再醞釀	二一
五、歐戰爆發後的投降危險與陶希聖偽裝「反汪」的陰謀	二二

- 六、米內內閣成立後敵汪勸蔣合流蔣介石聲明拒絕對日直接談判……………二二三
- 七、偽滿政府成立後德意勸和敵曾企圖直接對蔣談判並撤南甯龍州欽縣的軍隊以誘降……………二二五
- 八、統南事變中國民黨配合敵軍圍攻新四軍與事變後敵寇的誘降演說……………二二八
- 九、美國解禁鋒鏑皮輪日後「遠東慕尼黑黑」的新危險……………三〇〇
- 十、德蘇戰爭爆發後汪逆勸降與何應欽勾搭協代辦……………三一
- 十一、希特勒承認汪逆偽組織後重慶市面竟有公開宣揚希特勒主義並鼓吹日本實無法可以戰勝者……………三二
- 十二、陶希聖潛回重慶後發表所謂「汪精衛的反蘇反共」的謬論……………三三
- 三、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到敵酋谷荻的四次誘降……………三四
- 一、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重慶企圖對敵寇進行單獨媾和……………三五
- 二、日寇實行「對華新政策」與國民黨高毅將領大批投敵……………三八
- 三、「中國之命運」出版後抗戰團結之危機表面化同盟社讚揚該書「論述方向沒有錯誤」……………四〇
- 四、吳逆開先投敵後重返重慶敵渝兩方共同保護諱莫如深……………四一
- 五、敵寇派密使赴渝談判以「日寇」撤兵「中國反蘇反共」為條件進行媾和……………四三

六、降將如毛降官如潮緣在高級指揮機關密令於先政府當局公開爲之辯護於後……	四五
七、敵朝日新聞論重慶動向與周逆佛海的「七七」誘降聲明……	四八
八、國民黨企圖發動內戰準備投降的嚴重危機該黨戰區各地特務機關進行「曲線」辦法通敵反共證據確鑿……	四九
九、八月份內敵寇三次公開誘降國民黨當局默不作聲……	五二
十、反動派的倒行逆施引起盟邦輿論界的嚴重不滿國民黨當局仍不虛心改悔……	五四

抗戰以來敵寇誘降與國民黨

反動派妥協投降活動的一筆總賬

解放日報社『九一八』十二週年紀念特刊

六年多以來，國民黨反動派在抗戰的煙幕下進行對敵妥協投降的花樣和手法是很多的。首先就宣傳投降妥協的言論來講，有曲解中外歷史，側面證明：『戰是誤國，降是愛國』，指奸爲『忠』，罵忠爲『奸』的，這是一種。有借口抗戰，暗中偷偷的帶出投降來的，這又是一種。有口頭高呼抗戰，但故意強調抗戰的困難，宣傳什麼『國際孤立』和什麼『人心厭戰』，把勝利描寫得遙遠無期；或是相反，故意強調敵人的困難，說：『日本天皇亟欲罷戰言和』，『這是日本官方唯一正式計劃』，以達到宣傳中國必須投降或不妨投降的目的，這又是一種，諸如此類，不可勝數。而一切投降妥協言論中最有勢力的一種乃是模糊抗戰目標，偷偷摸摸的取消收復九一八以來一切失地的明確口號，而代以『犧牲到底』，『力量用完』，『國際條約生效』，『英美干涉實現』或『恢復抗戰以前狀況』等等曖昧的詞句，以便以『敵國與國際情勢爲解決之張本』，而隨時接受屈辱條件。其次，在妥協投降活動的方式上，有公開投敵的；有暗中潛伏在抗日陣營作各種陰謀活動的；有不敢提出親日只提出走穩

意路線，以通過德意向敵人屈膝求和的，有邀請英美調解的，而一切活動中，最厲害最陰毒的一種，是實際與敵進行妥協，表面却打着抗戰旗幟，心裏想的，手裏做的，甚至口裏說的，都是法西斯主義，但却假意戴着民主的帽子，以便欺騙更多的人民。真正的外交關係是德意日路線，外表上却打着聯合國盟員之一的招牌，並且竟致有人自奉爲聯合國四大領袖之一；事實上是在調兵遣將，準備發動反共內戰，然而，表面上粉飾着『聯共抗日』的假面具，以騙取盟國的軍火，迷亂國內外的視聽，與麻痺國內外的警覺。最近一年來『中國之命運』的出版，高級將領的大批投敵，吳逆開先的回渝活動，反共內戰的積極準備發動，花樣翻新愈出愈奇，抗戰前途實堪憂慮！茲僅就抗戰以來國民黨對敵投降妥協活動的不完全的材料，發表於此。希望全國同胞加以嚴重的注意！

一 「七七」事變至汪逆發表豔電主和

這一時期是國民黨抗戰的高漲時期，但即在此抗戰高漲時期，國民黨對內部大漢奸汪逆精衛等始終畧予重任，且仍不肯對日宣戰，並望隨時對日進行和議，以期結束戰爭。同時，國民黨雖進行抗戰，而反共反人民的老政策仍未放棄，各地民衆救亡運動均遭國民黨當局的嚴厲統制；特務機關並乘機實行大規模的所謂「紅旗政策」與內奸政策，以破壞共產黨與救亡運動。蔣介石在廬山會議時提出，要求抗戰期間削弱共產黨力量五分之二。對共產黨言遲遲不肯發表，對福建紅軍游擊隊何鳴部借口集中兵力，加以消滅；對陝甘甯邊區始終不贊

現承認的諾言，並組織四十八股政治土匪自邊境進攻邊區；八路軍參議宜俟父國志在西安被暗殺。

(一) 抗戰開始時日寇與汪蔣的外交詞令比較

一九三七年

七月「七七」事變爆發時，敵近衛內閣高叫『不擴大主義』與『局部解決』的原則，七月十四日，汪逆再度發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主張。十七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廬溝橋事件報告中亦謂：『……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以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董事的解決』，『我國國策爲求自存與共存，始終愛護和平』。

(二) 南京失守前德大使陶德曼見蔣調停和議

十月，據英國標準晚報傳出外交上之可靠消息稱：日政府負責人曾以議和條件提交蔣介石，內容凡六條：(一)內蒙獨立；(二)華北自治；(三)上海佔領地作爲日本租界；(四)山海關到安南沿海的捕魚權；(五)中國退出國聯；(六)中國不得設空軍。

十一月十三日『解放』一卷二十三期時評『反對漢奸的和平運動』稱：『……親日派一次逼讓投降』

日本帝國主義正在利用一些老牌漢奸在上海到處活動，散佈『和平』空氣，勾

引政府內部的一些親日份子。曹汝霖、王克敏、陳覺生、李思浩、梁鴻志、吳光新這一批漢奸現在已雲集上海滄州飯店、哈同花園、忙個不休。而政府內的某些親日派官吏，亦秘密往來於上海，與這些漢奸接洽談判，據可靠消息：李思浩在滬活動，曾與翁文灝有所接洽，吳鼎昌在滬曾與一日本外交員秘密談判，王曉籟曾與日紗業界某某接洽和解中日戰爭，王克敏、陳覺生及一日外交員曾與中國財政界某要人接洽，南京政府內主持黨務某要人在滬與銀行界會晤醞釀和平運動，李思浩最近曾有一密電致南京政府某要人，略云：『上海事件如有任何困難之處，願竭力加以調解之。』他同時對中日談判提出下列意見：『（一）實際承認滿洲國，（二）上海恢復八一三以前現狀態，（三）維持山東韓復榘，（四）共同防共，（五）華北中日雙方均不駐兵，（六）經濟提攜。（這與日本的六個條件（見前）只有詞句上的差異，實際上是如出一轍。漢奸們正在奉着主子的命令，勾引中國的親日派進行滅亡中國的勾當！）

陶德曼提出的議和條件

十二月，南京危急。二日，德駐華大使陶德曼見蔣，調停中日和議。據甘介侯致國民參政會電，德大使第一次調停之條件爲：（一）承認偽滿、內蒙獨立，（二）擴大何梅協定，規定華北爲不駐兵區域，（三）擴大淞滬停戰協定，非武裝區以國際警察代替中國保安隊，（四）中日經濟合作，（五）中日共同防共，（六）根絕反日運動。

德大使第二次調停之條件爲：（一）中國政府應拋棄聯共政策及反日反滿政策，並與日

滿共同反共；（二）在必要區域內設立非武裝區，並成立特殊政權；（三）日、滿、中締結密切經濟合作之協定；（四）中國對日本必要之賠償。六日，國防最高會議在漢口中央銀行開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徐謨次長報告德大使調停和議。汪逆投敵後，曾於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在香港南華日報作「舉一個例」一文，將此次會議記錄發表，發表之後，吳稚暉爲文斥汪逆「洩露國家機密」，但對於事實內容並未加否認，茲將會議記錄及吳文摘錄發表於左。

國防最高會議第五十四次常務委員會。

時間：廿六年十二月六日上午九時。

地點：漢口中央銀行。

出席：于右任、居正、孔祥熙、何應欽，列席：陳果夫、陳布雷、徐堪、徐謨、翁文灝、邵力子、陳立夫、董顯光。

主席：汪副主席，祕書長：張羣，祕書主任：曾仲鳴。

徐次長謨報告：『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於上月二十八日接得德國政府訓令來見孔院長，二十九號下午又見王部長，據稱：彼奉政府訓令云：德國駐日大使在東京曾與日本陸軍、外務兩大臣談話，探詢日本是否想結束現在局勢，並問日本政府如欲結束現在局勢是在何種條件之下方能結束？日本政府遂提出條件數項，囑德國轉達於中國當局，其條件爲：（一）內蒙自治。（二）華北不駐兵區域須擴大，但華北行政權仍全部屬於中央，惟希望將來勿派仇日之人物爲華北之最高首領，現在能結束，便如此做法；若將來華北新政權成立，應任其存』

在，但截至今日止，日方尙無在華北設立新政權之意；至於目前正在談判中之礦產開發，仍繼續辦理；（三）上海停戰區域須擴大，至於如何擴大，日方未提及，但上海行政權仍舊，（四）對於排日問題，此問題希望照去年張羣部長與川樾所表示之態度做去，詳細辦法係技術問題；（五）防共問題，日方希望對此問題有相當辦法；（六）關稅改善問題；（七）中國政府要尊重外人在中國之權利云云。陶大使見孔院長、王部長後，表示希望可以往見蔣委員長，遂即去電請示，蔣委員長立即覆電請陶大使前往一談，本人（徐謨自稱——下同）乃於三十日陪陶大使同往南京，在船中與陶大使私人談話。陶大使謂：中國抵抗日本至今，已表示出抗戰精神，如今已到結束的時機。歐戰時，德國本有好幾次好機會可以媾和，但終自信自己力量不肯媾和，直至凡爾賽條約簽訂的時候，任人提出條件，德國不能不接受。德大使又引希特勒意見，希望中國考慮，並謂在彼看日方之條件，并不苛刻。十二月二日抵京。

『本人先見蔣委員長，蔣委員長對本人所述加以考慮後，謂要與在京各高

蔣介石一
次勳搖

級將領一商。下午四時又去，在座者已有顧墨三、白健生、唐孟藩、徐次辰

（即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徐永昌——編者）蔣委員長叫本人報告德大使來京的任務。本人報告後，各人就問有否旁的條件，有否限制我國的軍備？本人答稱：據德大使所說，只是現在所提出的條件，並無其他的條件，如能答應便可停戰。蔣委員長先問孟藩的意見，唐未即答。又問健生有何意見，白謂只是如此條件，那麼為何打仗？本人答，陶大使所提者，只是此數項條件。蔣委員長又問次辰有何意見？徐答只是如此條件可以答應。

又問墨三，顧客可以答應，再開孟瀾，唐亦稱贊同各人意見。蔣委員長遂表示，（一）德國之調停不應拒絕，並謂如此尚不算是亡國條件；（二）華北政權要保存。

『下午五時，德大使見蔣委員長，本人在旁担任翻譯。德大使對蔣委員長所說與在漢口對孔院長、王部長所說者相同，但加一句謂：如現在不答應，戰事再推進下去，將來之條件恐非如此，蔣委員長表示對日不敢相信。日本對華條約可撕破，說話可以不算數，但對德是好友，應如此出力調停，因為相信德國及感謝德國調停之好意，可以將各項條件作為談判之基礎及範圍，但尚有兩點須請德國大使報告德國政府：（一）關於我國與日本談判中德國始終為調停者，就是說德國須任調停人到底，（二）華北行政主權須維持到底，在此範圍內可以將此條件作為談判之基礎，惟日本不可自視為戰勝國，以為此條件乃是哀的美敦書，德大使乃問可否加一句？蔣委員長說可以，德大使說，在談判中，中國政府宜採取忍讓態度，蔣委員長云：兩方是一樣的。蔣委員長又謂：在戰爭如此緊急中，無法調停進行談判，希望德國向日本表示先行停戰。德大使稱：蔣委員長所提兩點，可以代為轉達，如德國願居中調停，而日本亦願意者，可以由希特勒元首提出中日兩方先行停戰。蔣委員長說：如日本自視為戰勝國，並先作宣傳，以為中國已承認各項條件，則不能再談判下去，在歸途中，陶大使表示以為此次之談話有希望，在京時，陶大使並對蔣委員長說，此項條件並不是哀的美敦書，陶大使在船中即去電東京與柏林，但至今尚未有回覆，此後發展如何，尚不可知。』

附吳稚暉「對汪精衛『舉一個例』的進一解」(摘要)

汪逆發表「舉一個例」，在公佈國防最高會議記錄後不久，吳稚暉發表「對汪精衛『舉一個例』進一解」一文。其中稱：「汪氏斷斷於主和者不祇他一人，就將國防最高會議記錄披露，這就是洩露外交軍事秘密，律有明刑，而且他還是當時會議的主席，利用其自身職務地位，以披露秘密，處刑更嚴。汪氏此舉自己亦知道：『爲國家利害計，有嚴守秘密之必要』。現在幸虧他洩漏了秘密，把當時的話無異於他宣告他自己的罪狀。當時德大使調停的經過和外交的祕密，到如今敵人尚不敢作此宣傳，即陶大使亦未便在外宣露一些……國人恨你的，並不高興批評你個人的主張，只是鄙棄你洩漏國家機密，求得敵人信任，破壞抗戰利益，滿足個人私慾的宣傳作用。……」

(三)「七七」至南京失守前後國民黨的投降論調摘要

南京失守以前，「汪精衛於十一月十二日、十八日先後發表了「尋求與國與團結民衆」的文章，與「我們怎樣持久」的演說。提出了「國際和平路線」的外交方針，與「犧牲才能持久」的內政政策」(解放一卷二十六期)。

他的「只有犧牲的民族失敗論」在同年七月二十九日，他在南京廣播所謂「最後關頭」裏說得很清楚，他說：「因爲我們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人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人、每一塊土地都成爲灰燼，不使敵人有一些得到手裏」。「憤而言之，我們如不犧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又八月三日在南京「大家要說老實話，

大家要負責任」的廣播中他又說：「中國宋末明末曾兩次亡國，其亡國之原因，最大最著的在於不說老實話。」他解釋所謂老實話道：「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就老實的承認打敗仗，敗了再打，打了再敗，敗個不已，打個不已，終於打出一個由亡而存的局面來。」至於所謂「國際和平路線」的外交方針，那就是德意日路線的外交方針。他說：『三中全會宣言裏有「循着國際和平之路線以前進」的一句話，這句話指示了我們今日的外交方針。』照汪精衛的解釋：『抗戰是和平路線，九國公約提議調解，也是和平路線；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是和平路線，聯絡英美也是和平路線，而聯絡德意也是和平路線』。而國民黨機關刊物「民意」一卷四期發表三七年底谷正綱所寫「循着國際和平之路線以前進」一文，亦稱：『聯絡德意也是和平路線』這也是毫無疑義的。中國單獨抗戰之際，與同情中國譴責日本之各國加以聯絡，期待其更進一步對於中國予以援助，對日本予以制裁，同時對於和日本訂立協定（按即反共協定）之德意也加以聯絡，期待其能維持對中國向來之友誼……這在中國實爲當然之事。……』又「民意」創刊號（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發表陶滌亞所寫：『戰始能和雖和必戰』一文，與汪逆機關報中華日報三七年七月十九日社論所持之『戰中求和和亦必戰』簡直是同調的再版。陶滌亞說：『目前我們的抗戰雖然在猛烈的進行着，但是這種戰事也不是永遠不變的。換句話說，我們一方面要和敵人拚命，一方面也不完全拒絕講和；只是必須客觀環境構成了和的條件，我們才能夠停戰講和……』』